

【日本】

大薮春彦著

黑吃黑

柳青译

黑 吃 黑

大 薮 春 彦

时 代 文 艺 出 版 社

黑 吃 黑

时 代 文 艺 出 版 社 出 版

(长春市人民大街 124 号)

(邮政编码:130021)

新华书店总店长春发行所 经销

吉林省第二印刷厂印刷

180 千字 787×1092 毫米 1/32 开 7 印张

1998 年 11 月第 1 版 1998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5000 册

ISBN 7-5387-1160-0/1.1147 定价:10.80 元

黑吃黑

在一个幽静的月夜，软床上，乌丝般柔软的长发下，裸露着洁白如玉，美丽醉人少女胴体。一对浑圆如球的乳房，象含苞待放的花蕾。轻柔又富有弹性，随着脂一般的酥胸兴奋不停地抖动，修长而又迷人大腿相互相一下，一下轻轻摸着，里面久旱的禾苗若隐若现。长长的睫毛下，一双黑亮眸子炽热般地盯在侧面那厢门上……。她在等什么呢？

黑道上，中岛国夫在金钱、美女、毒品，凶杀中挣扎，勇斗恶魔，九死一生。艺搏群艳，又陷图圈，费心机杀手云集，设计谋毒品称奇，扑朔迷离，险象环生，一颗赤热的心奉献给心上人，怎知她……。

故事惊险，离奇，刺激，不到卷终不知究竟。

目录

第一章	步入陷阱	(1)
第二章	逃出地狱	(23)
第三章	毒品将军	(47)
第四章	母狼复仇	(70)
第五章	毒品山系	(88)
第六章	毒品牢狱	(105)
第七章	丛林怒吼	(128)
第八章	恶魔祭品	(150)
第九章	宿命决斗	(170)
第十章	玩火自焚	(191)

第一章 步入陷阱

“多半儿潜入曼谷了。截止目前的情报表明，他们从克伦军的大本营坎土朗出发，沿萨尔温江顺流而下。便没有在江下游发现他们的行踪。或许是在水路中途上了岸，然后由山区潜入曼谷。目前看来这是最有把握的去向。是的同行中还有个女的。”

国际毒品组织泰瑞华社烟草集团的曼谷站老板毛崇竹，赤裸着身子坐在床上，用电话命令着。

光洁的金发披散到大腿上的吉尔·蓓克跪坐在地毯上。两年前，她曾是曼谷站的法国毒品网的老板杰拉尔·蓓克的妻子，由于受不了丈夫夜不归宿的孤寂离家出走了。她以自己的姿色和肉体为诱饵串通部下，图谋搞掉丈夫、攫取老板的位置，没想到失败被擒。在惨遭丈夫私弄时，一直把她关在清迈的一所高级别墅里。每当闲得无聊时，毛崇竹就把她当作兴奋剂。她当年那几乎使所有男子都为之屈服的女王般的威风如今在毛的面前已荡然无存了。毛宣称：她若丧失泄欲价值，就把她扔去喂鳄鱼。

“那个男的叫中岛国夫，30岁左右，听说是个很不好对付

的冒险家。这家伙对金三角的毒品集团的知道得太多了。若让他回到日本，就是雅玛那财团的天野长也必将置他于死地，而我堂堂地曼谷老板不就显得太无能了吗？

说完，毛崇竹气败坏地扔下了电话。

“干掉这个日本鬼！”吉尔突然狂骂道。

“你是说那停止叫中岛国夫的早些滚蛋吗？”

“对，就是这个神气地向我挑战，使我失败的混蛋。——
兮、兮……”

吉尔最后哭了起来。她全身一阵抽搐，放开了怀中了毛崇竹，死一般地摊开了手脚。当年，吉尔为了颠覆丈夫杰拉尔，企图把和国夫一块儿潜入泰国来追查凶手的竹田警部拉入自己一伙，她指使手下人把国夫绑架到清迈的私宅里，她想以此为诱饵，引出竹田。想以自己的肉体来降伏国夫，在国夫面前脱光了身子他们约定，若国夫能耐住她的肉体挑逗就放了他，否则就要帮她把竹田拉过来。然而任凭她百般淫荡的挑逗，国夫毫无反应，而她自己倒欲火难耐地首先就范了。这阵，在毛崇竹炽烈的纠缠中刚才电话形成了那种潜在意识使她突然领悟到当时是受了国夫的捉弄。不管怎么说，我那次计划的破产，主要得归罪于国夫。对于蓓克来说，那个中伧国夫真是该杀的黄鬼。

中岛国夫坐在曼谷港的防堤上，正为筹措回国路费而苦思冥想。在泰国的签证已经过期不能使用了，只好再弄一份黑护照要花50万日元。跟着他一块从坎士朗来曼谷的美香若知道他想一个人回国，绝对不会同意。可是两人一块和回国简理是空想。曼谷的东京的机票从非法途径弄，最便宜也得7万日元，加上买护照的钱，一个就得57万日元。算上零用

钱，必须要 60 万，两人共计 120 万日元。而他俩手头上总共只用有 10 日元，即使卖掉手表、宝石，也不过 15 万日元左右。这笔费用对当前的国夫来说，真是个不敢奢望的数字。在工钱低廉的曼谷，挣 100 万日元可不是件简单的事。一周来，国夫奔波于曼谷街头，几乎跑断了腿。他想碰碰运气，但轻易易挣到路费的美差不是到处都有的。在路边摊商那里吃饭、伙食费一天二、三百元也就够了，而住宿费可就不那么便宜的，什么设备都没有，每人每天也得花 1500 日元。这对他俩来说，就已经是相当大的开销了。七天下来。21000 日元就消失得无影无踪。

“今晚开始，只好住在一起了。”

望着西边夕阳染红的水际，国夫心里这样思忖着。人们都说马尼拉港湾的落日是东方一景，而这里夕阳下的曼谷港也绝来亚于它。然而，此时的国夫对这些毫无兴致。停靠在港湾的那些大小船只的灯火给渐渐昏暗下来的天空增加了一层黄色的光辉。

国夫和美香一起离开坎士朗克伦军的大本营是在一个月前的一天指晓。那个为部族解放已和缅甸政府军奋战了 30 年之久的村庄，如今却是那样的和平、安谧。国夫和美香登上了停在滚滚奔腾的萨尔温江上的摩托艇，克伦军的头领及坎士朗的村民共都到江边来送行。送行的人群中有个穿黄袈裟，身材矮小的老和尚。看到他，国夫的双眼一阵灼热。正是为了寻找他，国夫才从遥遥万里的日本，来到这个毒品产量占世界 70%、跨泰、老、缅三国边境的金三角地带。

在东京町田自己的家中，国夫正和妓女美香吸毒鬼混，沉溺于欲海中的时候，警察闯了进来。他们因违犯禁止吸毒法，

被铐上双手押走了。便看押的地方却是町田管区外的神奈川县公安委员长、雅玛那财团的会长天野京三的家。就是那时，天野京三交给了国夫这项可怕的任务，让他去“金三角”寻找一个日本人的下落，这个人是旧日军名将、陆军参谋长、原参议院议员迁政信将军。1961年，这位将军突然在万象北部120公里附近消声若迹了。据说迁政信装扮成一个和尚，在曾经是日方战场的金三角地带搜集几十万日军战死者的遗骨。当年从缅甸战场败退下来的日军，在金三角地带、病饥交加，全死在了那里，人称金三角为白骨街。如今，那一带成了世界有名的铀矿产地。对于一直觊觎这一铀矿资源的天野会长来说，这个战争时期的同僚迁政信的存在是他莫大的一块心病。如果传说中的和尚真的是迁政信；那么，他在铀矿上的势力扩张、必定会遇到他的阻挠。为此，他派自己孙女的恋人、冒险家中岛国夫前去金三角调查那个神秘的和尚。如果那个和尚是迁政信，就命令秘密派去监视国夫的部下在密林中把这个迁政信，和国夫一块儿干掉，既扫清了实现自己野心的障碍，又可踢开那个不称心的孙女婿国夫。这正是一箭双雕的妙计，对国夫这个冒险家，可以利用他的活动能力，但却不能把他当他大财阀的孙女婿。

然而，潜入金三角的中岛国夫，虽然遇到了怪和尚，却已被那和尚的正直为人所深深感动，根本不打算向天野报告这一发现。就连他的孙女美香也背叛了他，私自跟随国夫潜入了金三角地带。不仅如此，被天野派却追杀迁政信和国夫的部下也遭到了国夫和那怪和尚毁灭性的打击。此后的一天清晨，国夫和美香在坎土朗村民的护送下，来到萨尔温江，乘上摩托艇，踏上了归途。

“这些来外办卖货的商贩可真够悠闲。”

身后突然传来的日语讲话声使国夫从沉思中抬起头来。他回头见四、五个日本海员，怀里满满地抱着纸包走来。国夫跳下防波堤，跑到他们面前。

“对不起，请问你们是日本船上的吗？”

“是的。您呢？”

海员们一楞，脸上现出了戒备的神情。

“噢，对不起。让您们受惊了吧？其实，此事真是难于记齿。来曼谷旅行本来是件好事，可是我光顾着玩，超过了签证的期限，回不去了。”

“这样的日本人太多啦！这地方花费不大、服务又好，只愿尽情地游玩，到该回国才发现，回去的路费都花光了。”

一个海员讥讽地说道，当然，他这里讲的游玩是指玩女人。

“钱，我还有一些。是否可以让我搭你们的船回日本去呢？”

“坐我们的船？那可不行。我们的船在此地补充完食品、燃料后就去科威特，回日本得明年了。”

一个年纪稍大的海员说。

“是吗？真糟糕！”

国夫深深地叹了一口气。

“刚才，你不是说还有点钱吗？”

年长的海员表情严肃地叮问道。

“是啊，这……”

国夫有些紧张了。是不是要骗我的钱？或许想以众强夺？

“有多少？”

“有四、五万日元吧。”

“拿它作资本去赚钱吧！”

“？”

国夫不懂员这话是什么意思。

“不想干干外轮的杂货买卖吗？曼谷人干得太悠闲啦！船到后半天、闹不好要一天，他们才步履蹒跚地来船上做买卖。而我们是不能久等的，所以就急急忙忙地上岸去采购这些东西。”

说着，他拍了拍怀里的一大抱东西。

“这生意该怎么做呢？”

国夫觉得有希望了。这呀许就象海员们说的那样，是意想不到的好买卖吧。

“你先去港务局打听一下外轮的进港日程，弄清是哪里业的船，几时进港；然后按其需要去买好食品、日用品到船上去卖。不管从哪国家来的船，出发时为了尽量减少载荷，都尽量少带生活必需品，来这里进港时，食品、日用品就差不多用光了。所以一靠岸就急于想搞到这些东西，价钱并不介意。当地这些商贩太懒了。以我们日本来看，这生意是绝对可干的。”

“谢谢你的指点。但是，干这行恐怕要有泰国政府的许可吧？”

国夫心想，如果真象他说的那样，不是太容易了吗？

“这里的人和日本人不同，他们不干苦差事的。”

“谢谢，真是好主意。我叫中岛国夫，请问各位是哪家公司的？可能的话，回国后一定去登门拜谢。”

“我是山川轮船公司的副司务长，今吉。明年夏天回横

滨。”

“谢谢！祝你们顺风！”

“国夫和海员们告别后，从小路离开了防波堤

国夫和美香住的旅馆在拉玛四世大街东头，是一座没有空调的三层水泥建筑。进大门左是帐房，帐房后面是通宵营业餐厅。每晚一过12点，就有七、八个妓女聚集在那里。客人随便朝她们招一声，妓女就会跟到房间里去，互相满足难耐的性欲。找不到客人的就整夜游荡在那里，失魂落魄的。在院子内的游泳池里，她们那放荡无羁的笑声一直喧嚣到天明。美香自住进这个旅馆的那夜起就和她们在一起游泳。

“好消息……”

国夫兴奋地叫了一声在游泳池中的美香，便坐在了池边的躺椅上。正和七、八个欲望企盼嫖客应招妓女一起游泳的美香立即爬起了。紧紧绷在胯骨上的黑网状、半透明的比基尼泳衣给她那不同于日本人的粉嫩修长的肢体增添了一种强烈的韵律，一露无余地展现出她那矫美的身姿。硕大的乳房、丰腴的下腹以及双腿间的一角地带隆起的女性丘陵，仿佛就要挤破其比基尼而脱颖而出。

滚动的水珠流成一条线，顺着她纤细的颈项流进丰满而高耸的乳峰谷里，又消逝在泳衣里，消逝在泳衣里的水流，在三角地带的丛林中汇集后，再从那里变成一股涓流，顺着双膀的内侧淌下来，落在瓷砖地上，汇成一泓水汪。

“什么好消息？”

美香坐在椅子上问。

“就要回日本啦！”

国夫兴奋地说。

“我当是什么好事呢，原来是这样的。我才不着急，不回日本也行。”

“你所说的水落石出是指天野京三派你来这里的任务吧！”

美香提到自己的祖父、雅玛那会长天野京三时，如同提到一个陌生人一样。

“是的。为了决一雌雄，无论如何得回去。现在我已想好办法了。”

“回日本！那不是送上门去找死吗？干嘛要冒那么大的风险回国不可？眼下的日本对你来说还有什么好留恋的呢？”

美香有些激动。

“你有你的想法，但我是非回日本不可。”

“今天我在旅馆里找到了一份工作，是给夜总会弹钢琴。即使不那么慌慌张张地回国，也能挣到我俩在这旅馆的生活费。”

“也好，你想留下来，就留吧！我只准备自己的路费就行了。”

国夫语气庄重地说，然后大步离开游泳池，消失在走廊里。

“这个懦弱的国夫！”

美香叹了口气，又跳进游泳池里，舒张开了她那柔软的肢体。

国夫8点钟起床。美香还睡着。稍事整理后，国夫就出去了。太阳正在升起，街上汽车来来往往。奔驰的汽车几乎都是日本车，除了老式和陈旧式以外，其交通量简直与东京不差上下。国夫漫步在曼谷街头，一时还错以为身在日本。正

前方就是港务局，他疾步走过去。

“有一条我熟悉的日本船要曼谷，请让我看看外轮入港时刻表好吗？”

国夫忐忑不安地问一个职员。

“黑板上写着呢，自己看去！”

职员懒洋洋地翻阅着桌上的文件，头也不抬地说。黑板上用英文记录着一个月内预定进港的外轮船名、货物、出发港及下一个停靠港。他掏出本子抄着。昨晚遇到的那艘山川公司的船来自新加坡，下一个停靠港是科威特。国夫把从今天开始，也就是8日预定进港的船名、入港时间和吨位准确地抄在本子上。日本的船名后面都有一个“丸”字，一眼就能与别国的船区别开来。这些船在曼谷港似乎享受着某种优待。日程表上还记有“雅玛那海运”的船名，入港是15日。预定在8日进港的船有：“新日本轮运的”的“五洋丸”，4000吨；新加坡的“彩虹号”，3000吨。国夫决定先做“五洋丸”的买卖。“五洋丸”的入港时间是上午11点，因此必须在这之前去买些杂货来。“要抓紧时间！”国夫叮嘱着自己。他一出港务局的大门，就感到外面骄阳似火的酷暑，不一会儿就是满身汗水。带空调的港务局倒是凉快一些。

国夫赶到码头，就租到一条往港口运货的船，并约定每天租金1万日元。他没想到事情进展如此顺利，要是象美香说的那样，在这里找生意做，短时间还真能发财。但国夫可不是为了发财。他到市场上，按一般人港般所需要的物品购买了货物，同时考虑到对方是日本人，特地买了大米和生鱼片，还买了些换洗的内衣裤及肥皂、牙膏书报等杂物。

“五洋丸”比预定时间晚了3个小时，即下午2点才入港。

国夫又买了盒饭，乘租来的货船在海港附近游弋着，等五洋丸进港抛锚。这时，有艘海关的船从栈桥方向向“五洋丸”驶来了，它几乎与国夫的船并排靠拢了“五洋丸”的船舷。

“你是干什么的？”

“来五洋丸卖货的。”

“你是日本人吧？”

海关人员用敏锐的眼睛盯着国夫的脸。

“不！我是泰国人。”

国夫矢口否认，他对自己的泰语满有把握。即使是泰国人所讲的泰语，山区少数民族的和城里人也是大不一样的。况且，他在泰国浪迹江湖一年多了，皮肤也晒得和泰国人完全一样了。

“商贩可没有抢在我们前面的。还没见过这么早就靠近外轮的商贩。”

海关人员为商贩抢在自己前面有些不快，倒不是要找国夫的碴儿。

海关检查只用了30分钟。

“您辛苦了。请休息一会儿！”

国夫给海关人员递上清凉可口的虎牌啤酒和美国香烟，脸上堆满了不自然的笑容。

“这多不好意思。你会成功的。以后就一块儿干吧！”

海关人员对这意外款待很满意。国夫登上了狭窄的舷梯。

“我是来卖杂货的。”

国夫把带来的商品清单递到事务长的面前。

“你是日本人吧？”

事务长愕然地看着国夫。”

“终于碰上一个干这行的日本人。”

“您这话是什么意思？”

“我的伙计们讨厌当地商贩的拖沓作风。当然，他们对我们这些被人称作“经济动物”“勤劳蜜蜂”的日本人似乎有些看不惯。现在有几万日本人要来曼谷经商办企业，可是其中竟无人注意到外轮商贩这一行，真让人不可理解。其实只要注意方式，干这种生意肯定会成功的。”

事务长鼓励国夫道，随后把司务长叫了过来：

“把这张清单上所列的东西全收下，总共要多少钱留个收据。好久没有这么痛快地进港了。”

司务长看了看国夫的清单，当即买下了。

“全要了吗？”

国夫深感意外。生意进展得如此顺利，真是万万没想到的。

“那当然。你不是全拿来卖的吗？”

“那还用说。这价钱，就照你们历来买进的价格办吧，您看行吗？”

国夫没有说死价钱。今天买来的东西大约花了5万日元，加上租船费总共6万日元。本钱6万，自然可以翻倍卖到14万日元。但这是人隆来头一次做买卖，报这个价况有点张不开嘴。所以按他们以前出过的价卖，他想，他们大概不会嫌贵的。

“行了。我的船刚到，你的货也同时送来了。看在我们都是日本人的情份上，稍稍给你加上彩，总共35万。怎么样？”

司务长娴熟地在计算器上按了一阵说。国夫顿时惊呆了。

“35万！”

这是本钱的五倍！远远超出预想的价钱，是不是他在计算器算错了呢？

“35万不够吗？那么再加5万吧！”

司务长见了国夫的神态，还以为他不满意呢，又把价提了一些。

“不，我可不是嫌少啊！那么，就多谢您关照了。”

国夫半个小时就做完了这笔生意，然后离开了“五洋丸”。一桩生意赚了近30万，离赚100万日元的目标。只要再四般船的生意就实现了。他掏出本子，看了一下日程表。下班船进港的预定时间是9日下午2点，再下一班是13日。这样，赚到100万的最后一班船正好轮到15日那艘雅玛那海运的船。国夫对此格外敏感。现在，雅玛那俨然成了国夫的死敌。一个多月前，国夫在金三角的克伦州刚刚和“雅玛那”的那帮爪们较量过。虽说国夫从毒品军团手中救出了被他们作人质抓去的雅玛那会长的孙女美香，可天野会长并没有因此撤回追杀国夫的命令。国夫对这个无情无义的家伙早已恨之入骨。他们一旦停靠在曼谷港，就有可能发现国夫的遗迹，对此万不可大意。也许他们早已把我的照片发到了每个人手里。国夫思忖着，最好在“雅玛那”进港前离开这里。那么，剩下的这几一不能光找日本船做买卖了，还得找其他外轮。13日下午有一艘利比亚船。13日上午还有一般日本船。这样，那一天就得做两艘船的生意了。

“麻烦您了。多亏您的帮助。”

国夫给船主付了租金，另外又给他5000日元的小费。

外轮生意戏剧性地进展着，每次净赚30万。13日这天上午，国夫用30分钟做完了关西海运“黑潮丸”的生意，回到